



赣行写意三咏

■ 安徽合肥 张武扬

汉宫春·咏龙虎山

万笏瑶烟，岫碧花影碎，白鹭衔云。跳珠泻玉，碣石叠嶂嶙峋。泸溪乘筏，锁幽篁、崖墓疑津。天一线，千寻壁立，攀跻待浣缁尘。

幽谷隐栖龙虎，布乾坤震巽，百代氤氲。探胜大壑百变，兴叹西昆。阴阳契合，转鸿蒙、古韵开新。试骋目、霞蒸蓬阁，丹岩千仞诗魂。

满庭芳·咏赣州浮桥

横卧烟江，百桡舳舻，架梁绳缆兜舫。踏桴来去，山色收篷篙。独觅苍茫入境，风鼓柁、野岸遥遥。东流去，月迷津渡，竟自有浮桥。

谁邀，帆影远，伏波摆荡，行踪烟飘。伴鸥鹭连群，击水涛高。不废夕朝未老，八百载、姑借民谣。春初至，郁孤台下，浪涌看今朝。

浣溪沙·咏景德镇

破石制瓷始盛朝，炼灰配釉暗明烧，一城瓷器半城窑。别透玲珑行四海，天工巧夺最妖娆，珠山千古尽风骚。

(注：暗明烧：白胎瓷器于窑内烧成始施彩画，有明、暗炉之设，大件用暗炉，小件则用暗炉。)

桂花落

■ 安徽合肥 水玉兰

桂花开的那几日，公园里的游人明显比平日多了许多。桂花，只有在开着时才会被想起。在我常去的生态公园湖畔，看见一对满头银发的老夫妻，站在一棵桂树下，女的微微闭目，仰头对着一树桂花深情地嗅，男的，就那么笑眯眯地望着老伴，不说一句话。面对一树花开，再古板的人，也会忍不住露出笑容；面对一树馨香，心中即使有一千种不开心，也会选择间隙性忘记。我从老两口身边路过，脚步不由地放慢放轻，生怕惊扰了这美好氛围。我想不起来，除了桂花，还有什么植物，细微到令人忽视，绽放时，却有着夺人心魄的气势。满城桂花香，是桂花写给晚秋的诗。一座城市，因了这不绝如缕的桂花香，仿佛进入慢车道。带有香气的时光，真好啊，让你不由自主，一再地把脚步放缓放慢。

桂花开的那几日，清晨起床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家里的窗户和客厅门尽可能大开，让空气对流。我闻到细密的馨香在房间游动，浮动的光线，好像也被染上明黄色。当然，这色彩也许是我臆想出的，我甚至举得桂花温暖的色彩，就是为了弥补深秋的萧瑟。傍晚，听见小区里的两个大妈围着一棵桂花树窃窃私语：“怎么说谢就都谢了啊，早知今年花期这么短，就没事多出来走走。我跟着叹息，桂花开时，都认为时光还早；谢了，便感受错过的心痛。人，都有一种共性，又岂止是对桂花，对待亲情、爱情，不都一样吗。拥有时，总觉得时间长着，过了今日还有明日。一旦失去，才能感到锥心刺骨的痛。

有一位朋友，每每跟我聊起她的父母，总会忍不住流泪。这位朋友的父母在她小的时候离婚了，从小，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她，对父母充满矛盾心理，既想靠近，又刻意地躲避，以至于父母离世，她一个都没有在跟前。这成为她一生的痛。她总结出，这世上大多悔恨皆因等候而起，某些时候，等候就是扼杀亲情的刽子手。是啊，桂花谢了，还有明年，父母一旦离去，便是永恒。

喜欢桂花的幽香和它的个性，平淡不张扬，四点小花瓣，组成一朵小小的“十”字形，藏在浓密的绿叶中，不是沁人馨香，很容易就被忽略了。这也是桂花难入画的原因。去美术馆观画，无一例外的，看到墙上挂着的都是牡丹、梅花或水墨荷花，却极少看到画桂花的。确实，桂花与牡丹梅花这些有着象征意义的名贵花卉比起来，真像锦绣文章中的一个省略号，及容易被忽略，却又在某个特定地点，让人倏忽想起，就像突然想起遥远的故乡，想起某一个人。

桂花谢尽的时候，秋天已经接近尾声。不舍桂花的人，开始想着办法将桂花藏进各种美食，桂花糕、桂花酿、桂花酒，人们用味觉将这人间的美景收藏，等打理好这一切，冬的脚步已沙沙作响。

寻找一株草

■ 安徽肥西 张建春

梦中的一株草在月光的隙缝里，端坐于山石之间，千年的白狐围绕她舞蹈，长长的尾巴搅动月色，将她的身影卷覆在岚气风光的怀抱中。花朵泪眼般闪烁，淡淡的香气传播出幽幽脉动，有仙风刮过，有细雨飘零，有绿树摇曳，迎合着她闭闭合合的思念，狐对月而拜，娇娇的喘息，悄然跃过草的胸襟，狐猛的惊觉，千年又过，一道闪亮的影子，消失在群山的沉寂里。一梦醒来，我决定去寻找这株草。

生命的拐弯处，总有一株草降临在我的身边。

六七岁时，我弱弱的身子时而被病魔侵扰，痛苦不堪的母亲在久久寻觅中得到“真传”，一株乡间寻常不过的马齿苋可救我悬于一线的生命。母亲在田间地头、房前屋后大把采撷，之后换着法子烧、煮、蒸、炒，一把把塞进我咬紧牙关的嘴中。马齿苋不好吃，酸酸的味，泛出一股子土腥味。好在母亲的执着，马齿苋独特的作用救了我，我又可以顶着大大的脑袋活蹦乱跳了。我自此认识了马齿苋，它是我的幸运之草。

伴着一个月亮的夜晚，母亲搂着我说起后羿射日的故事。天上原有十个太阳，天地爆热万物干枯，勇敢的后羿为民间生计，冒着被烤焦的危险搭箭射击，十颗太阳九颗陨落，单剩下一颗躲在了马齿苋的绿叶间，剩下的一颗活了下来，它为了报答马齿苋救命之恩，承诺它的光丝永远不会伤害马齿苋。母亲说，你如果不相信，可以将马齿苋连根拔出，放在太阳下曝晒，马齿苋会依然翠翠绿绿。果然如此，离土的马齿苋，太阳晒上七十四天，它的生命仍是旺盛的，甚至孕育的花蕾还快快乐乐的开放。我由此知道马齿苋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太阳草。藏过太阳的草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草，救过我生命的草，自然是我心所珍重。

不过有一株虚拟的草曾让我夜不能寐，久久念想，它来自《红楼梦》。年少时读《红楼梦》，独独的为绛珠仙草放不下心怀。林黛玉本为一绛珠草，为女娲补天所遗一顽石，受贾宝玉的灌溉之恩，经受天地精华，得雨露滋养，草胎木质，换了人体，修得女身，以泪洗面，把一生所有的泪水偿还给他。多愁善感的林黛玉，这棵柔嫩的小草，在“风刀霜剑”凌逼之下枯槁了，她和宝玉的“恋爱”过程，始终伴随着痛苦和烦恼，最终还是一场虚幻，落得个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的结局。那些日子，我的朦胧之心，常被一粒粒晶莹湿透，我在故土的田埂上、河流边，无助而又执着地寻找“绛珠草”。

我终于在一个早晨清醒了，草质的生命难以变化为肉体的温暖，绛珠草不会有凡间的心跳。众草纷纭，纷扰出绿色铺天盖地的世界，每一株都有独特的清香。我决定不再去寻找绛珠草，真实如马齿苋的植物，才是我生命中最为本质的现照。

月光下的白狐自有千年的顾盼，在它的舞蹈中我醒在了一个山的早晨，我陡的想起进山的目标，我是为了寻找一株叫石斛的仙草而来的，石斛位列中国九大仙草之首，它择地而生，用惠质的心，谦逊的花香，赢得过文人骚客，也打动过我这颗最平凡的心跳。山路幽远，在密布丛林的山峦里穿行，我渴望幸运和邂逅，期盼和石斛撞个满怀，或许这植物界的“大熊猫”太过稀少，它的身影终没出现。此时，我想到了生在故土田地边角、房前屋后的马齿苋，执过我生命之手的马齿苋，低头和俯首间都能见到的马齿苋，我想到了自己的忽略，身边的这份持重，我有多少天没有凝眸和抚摸了？

不需寻找，沿着山道，它正张开细碎的花眼打量我……

苦荞花

■ 安徽桐城 疏泽民

走进秋天的原野，不经意间会遇到一畦荞麦花。初看并不起眼，很容易与野蓼混淆。红褐色的秸秆上，生着三角形叶片，枝头和叶腋间挂着一簇簇伞状圆锥形花序。每簇花序里挤满绿豆大小白色或浅红色花朵，每朵五只花瓣，守护着淡绿中夹着微黄的花蕊。千簇万簇连成片，千株万株汇成海，远远望去，就有了气势，红紫相间，绛紫如春天的紫云英，白如冬天的初雪。

荞麦花开，花期长达二十多天，蝶飞蜂舞，热热闹闹，给渐次萧杀的原野增添了不息生机。这样的景致，庄稼人习以为常，视而不见。他们关心的，是什么时候结籽，什么时候成熟，什么时候变成沉甸甸的收成。“立秋荞麦白露花。”荞麦通常在立秋后播种，播种后几天就发芽。初生的幼苗如营养不良的山芋秧，病恹恹的。不用担心，荞麦生命力强，十天半个月，这些幼苗便茁壮成半人高，三周之后蹿出红褐色茎秆，开出一簇簇白色或浅紫色花朵。到了寒露霜降时节，荞花落尽，结出三角形褐色荞麦。荞麦的生长周期短，从播种到收割，前后通常只有三个月时间。

荞麦耐寒耐瘠，多生长在高寒山区。为了弥补山区口粮不足，庄稼人在山坡上垦荒，种植荞麦。荞麦耐旱，病虫害少。土地虽然贫瘠，但是总能结出并不贫瘠的果实，回报乡亲。要是遇到夏秋连旱，晚稻绝收，庄稼人赶着黄牛，将干裂成乌龟壳一样的稻田翻耕，作畦，播下荞麦的种子，挽救一季收成。虽然产

量低，一亩只有三四百来斤，但作为应急，在抗旱救灾备荒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。

别看荞麦籽粒小，但它的资历可不浅，《诗经》中就有“视尔如苴，贻我握椒”的记载。“苴”即荞麦，这说明早在西周至春秋时期，我国就已开始种植荞麦了。我国南方种植的荞麦以苦荞为主。虽然味苦，但它富含赖氨酸和膳食纤维，铁、锰、锌等微量元素也比一般谷物丰富。它对降低血脂、血糖、胆固醇和软化血管、保护视力具有一定功效，有助于健脾益气、消食化滞，药食两用。荞麦可以磨成粉，做成荞麦馒头、荞麦面条，发荞麦粬，煮荞麦粥，酿荞麦酒，还可以制成荞麦茶，用途广泛。而荞麦壳还可以装入枕套，制作荞麦枕头，有助于睡眠。

十月小阳春，荞麦花盛开，铺天盖地，如缎似锦。这样的荞麦花，历来被文人墨客咏颂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村夜》中说，“独出门前望野田，月明荞麦花如雪。”温庭筠在《题卢处士山居》中云：“千峰随雨暗，一径入云斜。日暮鸟飞散，满山荞麦花。”明代吴兆《别九华山二绝》曰：“复岭重岩出路踪，渐看龙口有人家。行行数里犹回首，白雪满山荞麦花。”荞花如雪，铺满山坡，银装素裹，别有一番诗情画意。

荞麦是蓼科草本植物，花朵不漂亮，果实也不好看，味道还有点微苦，但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喜爱。大道至简，藏巧于拙，苦则生甜，荞麦深谙生命哲学，低调谦逊，一如尘世间的芸芸众生。